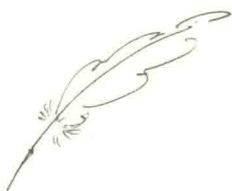


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
Classici et Commentarii

HERMES

卢梭集

刘小枫 甘阳 ● 主编



[法] 卢梭 ● 著

致博蒙书

Lettre à Christophe de Beaumont

吴雅凌 ● 译

华夏出版社

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
Classici et Commentarii

HERMES

卢梭集

刘小枫 甘阳 ● 主编

致博蒙书

Lettre à Christophe de Beaumont

[法] 卢梭 | 著

吴雅凌 | 译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致博蒙书/(法)卢梭著;吴雅凌译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4. 1

(西方传统: 经典与解释)

ISBN 978-7-5080-7902-8

I. ①致… II. ①卢… ②吴… III. ①卢梭, J. J. (1712~1778)
—哲学思想—研究 IV. ①B565. 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0104 号



致博蒙书

著 者	(法) 卢梭
译 者	吴雅凌
责任编辑	王凤梅
责任印制	刘 洋

出版发行	华夏出版社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
装 订	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版 次	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4.875
字 数	110 千字
定 价	29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
网址:www.hxph.com.cn 电话:(010) 64663331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“卢梭集”出版说明

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十年，卢梭去世——他没有想到，经大革命后的国民议会表决，他的骨灰移葬先贤祠。在移葬仪式上，国民议会主席高调宣布：

我们的道德、风俗、法律、感情和习惯有了有益健康的改造，应该归功于卢梭。

卢梭更没有想到，在他仙逝百年后，自己亦成了引领中国民权革命的“神人”——黄遵宪初抵日本时，见“民权之说极盛，初闻颇惊怪。既而取卢梭、孟德斯鸠之说读之，心志为之一变，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。然无一人可与言也”（《黄遵宪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491页）。革命烈士邹容在其《革命军》一开始（第一章，绪论）就说：

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，为起死回生之灵药，返魂还魄之宝方。金丹换骨，刀圭奏效，法、美文明之胚胎，皆基于是。我祖国今日病矣，死矣，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？苟其欲之，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，不宁惟是，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，小儿拿破仑欲后，我吾同胞革

命独立之表木。

卢梭令好些中国文人如痴如狂地追随,要做“中国的卢梭”(如柳亚子),甚至作小说《卢梭魂》追慕卢梭。卢梭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,据说只有马克思可与之相比——可是,我们早就有了马克思全集,却迄今未见卢梭全集。大哲人卢梭的“微言大义”究竟是怎样的,其实我们迄今还没有看清楚。他出于何种意图以及如何改变了文明人类的一些基本假设,尚需要我国学界志士花费大力去探究。探究的起点,首先在于悉心研读卢梭的作品。“卢梭集”虽计划编译卢梭全部要著的笺注体汉译本,但因译者难觅,仅能勉力从当务之急的卢梭要著的义疏入手,以尚未有汉译的卢梭要著为先,同时注重选译西方学界重要的卢梭研究成果。

愿“卢梭集”伴随我国学界关注人类文明现代巨变的有心之士的努力不断积累、不断完善,终有一日成其所全。

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

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

2005 年

目 录

中译本导言 (1)

法文本导言 (18)

致博蒙书 (27)

附录:启示的假想或寓言片段 (131)

中译本导言

1762年，卢梭的《爱弥儿》在巴黎被禁。

启蒙时代，作家被禁堪称家常便饭。孟德斯鸠写《论法的精神》，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《百科全书》，爱尔维修写《精神论》，谁也没能避开查禁的命运。更不用说伏尔泰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禁了。彼时在法兰西境内出版和发行图书必须有国王的正式批文，好些作者只能匿名出版。但为此坐牢的人不在少数，狄德罗和伏尔泰不说，更有赫赫有名的萨德侯爵。

卢梭因为逃得及时，只是被烧了书。平心而论，遭遇不算最坏。但他心里的“阴影”似乎比谁都深。他在禁书之后的写作总带有被迫害的笔调。随着《忏悔录》的问世，也许还要算上《对话：卢梭审判让-雅克》和《孤独漫步者的遐思》，一个神话俨然成形。在迫害中舍身为真理^①的写作者卢梭成功地后世读者的心中烙了印。

^① “舍身为真理”（*Vitam impendere vero*）：语出罗马诗人尤维纳尔（Juvénal, *Satires*, IV, 91）。1759年，卢梭宣布以这句箴言为毕生座右铭。在

这个神话由卢梭本人一手成就,而《致博蒙书》正是缔造神话的开端。

卢梭写成并出版这封几千言的长信,历时半年。1762年8月20日,巴黎大主教博蒙就禁书写《主教训谕》,一周后正式发表。9月26日,卢梭在莫蒂埃收到样本。十月初开始回信。^①隔年1月1日,信被寄往阿姆斯特丹,给书商曼·雷。彼时欧洲的禁书多在荷兰印刷。同年三月,《致博蒙书》问世。即便按今天的学术出版标准看,这也是相当惊人的速度了。

那年夏天,卢梭经历了“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”^②。6月8日半夜,他从床上被叫醒,得知巴黎法院即将逮捕他。第二天,他匆忙逃离蒙莫朗西,在路上与法院的马车擦肩而过。他还没走出法国边境,巴黎法院的台阶前已起了一把火,将《爱弥儿》当众烧了。在伯尔尼的伊弗东,他听说日内瓦待他并不好过巴黎。他的同胞们不只查禁《爱弥儿》,还有《社会契约论》,并且宣布他一回国即刻逮捕。这件事对他的震动,后来要花更长的时间才化解。^③他不及安

早前一年的《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》中,他说道:“Vitam impendere vero:这是我所选择的座右铭,我感觉自己无愧于它。”(法文七星全集本注,I,1788)《山中书简》以此句为卷首语。《孤独漫步者的遐思》的“第四次漫步”开篇同样提到这句座右铭。

① 1762年12月1日,卢梭在写给雷的信中说:“两个月来,我关门写这封书信……”(书信全集,t. XIV, 146)换言之,他从十月初开始写《致博蒙书》。9月26日,他收到《主教训谕》时,想必立即做出回信的决定。书信落款日期是11月18日。

② 《以法莲的利未人》,“前言初稿”,参卢梭,《道德与文学杂篇》,吴雅凌译,华夏出版社,2009年,页43-44。

③ 参看《山中书信》创作始末。

顿,伯尔尼政府很快就下了驱逐令,欧洲各地亦纷纷响应。7月10日,他总算在纳沙泰尔的莫蒂埃觅得一处避难所。

夏天是残酷的季节。秋天却没有好过些。在颠沛流离中,他苦于偌大的欧洲没有容身之地,来不及想太多。等到渐渐安定下来,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。他所遭遇的声讨和制裁同时来自天主教的巴黎和新教的日内瓦、来自宗教界和反宗教的启蒙哲学家圈子、来自政府和教会。多么古怪!这些原本相互敌对的势力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,只为了对付他,一个钟表匠的儿子!

迫害的念头一经产生,纠缠不去。在《致博蒙书》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情感和说理,全以迫害为基调。

这封长信就像一出戏剧。主角是卢梭本人。他本色扮演了一个不幸受迫害的作家。他的出场自述相当有名,历来为评家争相援引。他哀叹自己被诅咒的命运,自称本不是作家的料,却偏偏当了作家。他早年“在一种幸福的懵懂之中度日,丝毫没想过摆脱这种状态”,直到第戎科学院发出那道“可悲”的征文题目改变了他的命运,令他不情愿地入了这个“天生不适合干的行当”(927)^①,从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比较卢梭草稿中的说法,我们不难看出一丝有趣的差别:

我在年轻时代保持沉默,我没有因为渴望声名而丧失本性。我若生来有几分才华,也不急于展现;我等到自己心智成熟,我的思考令我可以很好地运用自己的才华。我在自认为

^① 导言中所用《致博蒙书》引文和相关参考内容统一在括号内标注出处,并一律使用法文全集本页码(参看第16页说明)。

找到运用的方法时才开腔说话……^①

最终定稿删去了这一段。显然,无奈入行的作家比冷静出手的作家更接近受迫害者的形象。怀疑卢梭的写作真诚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只是不难分辨,在演员卢梭之外,还有导演卢梭,他们对迫害的用意有所不同。

主角讲罢自己的遭遇,配角登场了(933)。巴黎大主教博蒙是这出戏的第二号人物。他是封杀卢梭的人,迫害的化身。卢梭通过援引《主教训谕》与他展开对话。整个对话内容不外是反驳对方和自我申辩。在开篇题词中,卢梭自比奥古斯丁,而把博蒙比作迦太基的论辩对手帕桑提乌斯(Pascentius)。后者和博蒙一样出身显赫,却是个阿里乌斯派信徒,据说论辩不守规矩,过后还自诩胜了奥古斯丁。把堂堂巴黎大主教比做异端分子,卢梭的语气很不客气。但这还只是隐喻。我们看看他一开场就说了什么:

大人,为什么我有些话非得对您说呢?我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,我们如何能听懂彼此的话,您与我又有何干呢?

但我不得不回应您,您本人迫使我这么做。您若只抨击我的书,我会随您说去,但您还抨击我的人身。而且,您在人群中的威望越强大,我越不能在您试图破坏我名誉时姑息沉默。(927)

多么骄傲的口吻!卢梭不指望说服博蒙。因为这是不可能

① 《致博蒙书》草稿残篇10,参全集,IV,1019。

的。一个人自称基督徒,却公开否认原罪说(936起)、创世说(956起)、质疑启示宗教和神迹(963起)、反对教会权威(1000),在任何教会领袖的眼里,只能是亵渎宗教,只能是势不两立。^①演员卢梭尚在竭力申辩,导演卢梭早已心知肚明。

但对话要照常进行。卢梭首先重申他的思想的“根本原理”(935起),也是他的全部著述的出发点。人生来是善的,原罪并不存在。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建立了某种人类的历史,在这里被简明归纳成人类的三种状态:自然状态的生活没有社会性,不存在善恶区分;随着家庭形成,人类相互发生关系,利益开始交叉,有了良知和道德,也就有了罪恶,但在初生的社会,利益冲突少于交流认知,人还是好的;最后是文明社会的生成,利益冲突激化,道德败坏,良知沦丧,人们彼此欺骗,相互为敌。简言之,“人生而善好,人群却变坏了”(937)。卢梭声明,“我在书中致力于探寻怎么办才能阻止人类变成这个样子”(937),按我们今天的话理解,卢梭的著述因而属于政治哲学范畴。但博蒙看来没有明白这一点。巴黎只查禁《爱弥儿》,据说《社会契约论》太艰深,在首都鲜为人知,^②《主教训谕》也只着重指出亵渎宗教和败坏青年教育这两项罪状——与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何其相似,不是偶然。

[在败坏的文明社会中,]谁也不想要公共利益,除非它与个人利益相适应;真正的政治旨在让人民变得幸福和善好,就要以这种适应为目的。不过,我从这里开始使用一种陌生的

① 参看卡西勒,《卢梭问题》,王春华译,译林出版社,2009年,页65。

② 特鲁松,《卢梭传》,李平恆、何三雅译,商务印书馆,1998年,页295。

语言,读者不懂,您也不懂。(937)

卢梭因此对博蒙使用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能听懂的语言。他的论战方法也挺老实,就是依次援引《主教训谕》的观点,一条条予以反驳。表面看来,这是一封论宗教的书信。^①两个持不同宗教意见的人之间的论辩,或者说一个新教徒对天主教会的大主教的反驳——但多么耐人寻味,卢梭反驳博蒙,引用的却是某个天主教的《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》!

这还是一封避谈政治的书信。“唯一没有谈到的一点与论政府有关,我很愿意手下留情。”(1002)整封书信只字不提政治。草稿中原有三段文字(10,11,12)长篇谈及政治话题,定稿时也被细心删除了。全书只有一处出现政治话题,却是作为一种假定,目的是阐释教育问题(941-942)。但单单一处隐微的暗示就足以发人深思。

卢梭假定,有人前来警醒世人,人们费心寻求好政府以解决社会弊端,殊不知政府就是社会弊端的起源。这一段谈论什么才是最合乎道德的教育,这个假定似乎在暗示,教会试图解决青年教育的弊端,殊不知教育的弊端就在教会本身。在短短几行文字里,卢梭连写两次“但问题不在这里”(942),相当让人在意。问题不在教育,或问题不在宗教?问题不在卢梭与博蒙的貌似激烈的论战,还是问题不在迫害?归根到底,问题又在哪里?

无论如何,久经沙场的卢梭深谙论战技巧。反驳博蒙实在是驾轻就熟的事儿。他一边不住强调对主教的敬重,一边毫不客气

① 参看法文本导言:全集,IV,CLXXVII。

地大加责难和挑衅。“您总是不加领会就查禁”(953);“您和其他许多人一样,根本没有明白我在书中这一段的意思,却任意加以抨击”(949);“我喜欢转述您自己的用语,这是我最恶毒的行为了”(986);“在您的《主教训谕》中,我认为这是最漂亮的段落。再没有人能做到如此讨人欢喜的嘲讽,如此富有才智地诽谤一个人”(1004)。对话中除了机智有力的辩驳,不乏讽刺和逗趣的小噱头,必要时更有呐喊和哭泣等手段。我们说过,卢梭不指望说服博蒙,他在意的是缔造一个受迫害的作家形象,一个敢于反抗强者求诉正义的弱者形象。书信结尾再明确不过地印证了这一用意:

您若是像我一样的小民,我若能在某个公正的法庭上检举您,我们若能一同出庭,我带着我的书,您带着您的《主教训谕》,那么,您肯定要被判有罪,肯定要因为您对我的冒犯而作出补偿。然而,您的身份允许您无须做到公正,而我却一无所是。(1007)

这个苦心经营的受迫害者形象自然不是给博蒙看,那么是给谁看呢?

至此,我们还没提到歌队的存在。它是使这封书信成就为一场真正意义的戏剧的根本因素。卢梭就像尼采说的把观众带上了舞台。庞大而混杂的歌队。里头有少量的朋友和大量的敌人,更有各色潜在的读者。鉴于卢梭不只为同时代的人写作,他在文中常常提到未来的读者,我们不妨斗胆想象自己站在歌队的最边缘,睁着一双愚钝的眼,竭力想看清舞台上的动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这是一出悲剧。它讲述一起不合常理的封杀事件。巴黎主教

封杀一个新教作家,巴黎议院封杀一名日内瓦公民。被封杀者既不是罗马天主教徒,又不是法兰西人。在这个异邦的舞台上,人们不仅当众焚毁一个外乡人的书,还要下令逮捕他本人。歌队一上台就入了这个迫害现实的戏。

为什么《爱弥儿》特别惹麻烦?卢梭一再强调自己作品的统一性(928)。自当作家以来,他一直在表达同一种观点。写在《爱弥儿》中的话,早就在从前的作品中说过了。爱弥儿的教育原理与两论的观点一脉相承,《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告白》早在《新爱洛依丝》的朱丽临终前有过体现。《致博蒙书》的字里行间反复强调,博蒙的用意绝非只是封杀一本书(935),迫害指向卢梭本人。

依据法国知识界的优良传统,这本该是知识分子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机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,十八世纪的卡拉斯事件,十九世纪的德雷福斯事件,二十世纪的介入运动……然而,在卢梭扮演主角的这出戏里,知识分子令人吃惊地沉默了,启蒙哲学家阵营没有伸手挽救昔日的伙伴。虽然有人传说,伏尔泰在费尔奈获悉卢梭的遭遇时,老泪纵横地喊过:“请他到我这儿来!我会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对待他!”^①

公众的冷漠令这起封杀事件带有现代性的荒诞色彩。歌队若能恢复昔日的歌唱能力,必要追述,在逃亡的路上,卢梭曾仿旧约圣经写过一篇散文诗《以法莲的利未人》。利未人本是以色列人中最受尊敬的一支,专事祭司,他在便雅悯人的城里遭遇匪徒,妻子被凌辱至死。1876年夏天和秋天的卢梭真诚地感到与利未人相似

① 古耶(Henri Gouhier),《卢梭与伏尔泰:两面镜子里的肖像》,裴程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年,页286-287。

的悲惨处境。

传记作者^①都会提到,卢梭在这一时期立过几次遗嘱。精神的剧痛加上身体的顽疾令他自觉不久于人世。卢梭相信自己的写作生涯将随《致博蒙书》而终结(929)。在搁笔以前,他还有话要说。他在开篇提起公众的轻信(928)绝不只是嘲讽,那是他真正的担忧所在:“那些根本不思考什么有益什么有害的人,只用一句话就致使轻信的公众反感一位带有良好意图的作者。”(983)既然当世的读者会被误导,未来的读者也必有误读的隐患。有必要给未来的潜在读者留一份“阅读指南”,帮助他们理解真相:

但你们的叫嚷总要停止;我的作品却会流传后世……但愿[未来的读者]从书中学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公正!但愿他们从书中汲取的德性替我报仇,摧毁你们的咒骂!(983)

《致博蒙书》是“将死者”卢梭的最后机会。他为此导演了这场迫害的戏,不是为了哭泣,获得同情,而有深远的用意。迫害是一种提醒读者的手段。在聚集围观的歌队中,总会有聪明的读者明白如下道理,并教导其他渴望变得聪明的读者:

迫害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,从而产生出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:只要涉及至关重要的问题,真理就毫无例外地透过字里行间呈现出来。这种著述不是写给所有读者的,其针

① 《卢梭传》,前揭,页308等。

对范围仅限于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。^①

卢梭在《致博蒙书》中留给未来读者的“阅读指南”不是别的，正是施特劳斯在《迫害与写作艺术》中揭示的这种迫害状态下的独特的写作技巧，也就是“字里行间”的隐微写作方式。歌队中将会有细心的人发现，卢梭所展示的技艺与施特劳斯的陈述惊人吻合。

在开场自述迫害处境并引出两个论战人物之后，书信以援引加反驳《主教训谕》的近乎枯燥的方式展开。卢梭“以一种乏味的方式来陈述他所抨击的观点……使用许多专门术语、给出大量引文，过分看重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，把注意力集中于学究们的琐屑争吵”^②。这种状况在全书中只有一处例外。相关文字占近三十页篇幅（959 - 986），处于全书的中心位置。卢梭反常地既没有援引博蒙的《主教训谕》，也没有援引《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》。不仅如此，他不再含糊地说些“问题不在这里”的暗示，而是在一开始就明确地提醒读者：“我们现在触及最重要的争论核心。”（959）^③

这段文字无疑是全书的核心部分。卢梭奉献给歌队一份他本人的“信仰自白”。在声称饱受非议的《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》是本世纪里最好最有益的著作之后，卢梭表明，“我要陈述我的宗教，因为我确实有一个宗教”（959）。这个部分讨论的内容大致又可以分成五个小部分：

一、陈述“我的信仰准则”（959 - 962）；

① 施特劳斯，《迫害与写作艺术》，刘锋译，华夏出版社，2012年，页19。

② 同上，页18。施特劳斯做出的一般性总结完全适用于卢梭的个例。

③ 古耶通过对比《致博蒙书》的草稿与定稿，分析书信全文的结构。详见“法文本导言”。

二、反驳无神论或不信神的批判(962-966);

三、真诚与谎言(966-968);

四、宗教的两种标准(968-977);

五、信仰宽容(977-986)

第四部分提出检验宗教的两种标准,一种以超自然的真理为依据,另一种“以宗教在这个世界上所造成的世俗道德效应为依据,也就是以宗教带给社会 and 人类的好与坏为依据”(969)。以此区分了个人宗教与公民宗教。卢梭看来只关注第二种标准,并假设了一种“适合所有民族的共同宗教”(975)或“基本宗教”(977等),也就是《社会契约论》里的公民宗教,它取缔了传统中的各种宗教。

在这个前提下看卢梭在第一部分声称“我是基督徒”,又说“基督宗教的基本真理有助于建立各种良好道德”(960),他的信仰宣言应划在公民宗教的范畴。那么他的个人宗教是什么呢?卢梭本人讳莫如深。歌队只知道,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带有明显的“多神异教”色彩^①,博蒙提出这一点,令人惊讶的是,卢梭没有否认(598)。

第五部分在谈及信仰宽容时,突然引用一大段琐罗亚斯德教徒在伊斯兰教徒面前的申辩。在“见证世界开端”^②的古老的琐罗

① 萨瓦代理本堂神父以二元宇宙论否决创世学说,这种“自然神论”恰恰源自希腊哲学。

② 卢梭强调琐罗亚斯德教“见证了世界的开端,预见并标记了世界的秩序”(981),让人想到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宇宙起源说。在援引琐罗亚斯德教徒的申辩之后,他又说:“我试着让您明白,《萨瓦代理本堂神父的信仰自白》是在何种精神状况下写出来的,又是出于何种考虑而被发表的,”(983)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推测。